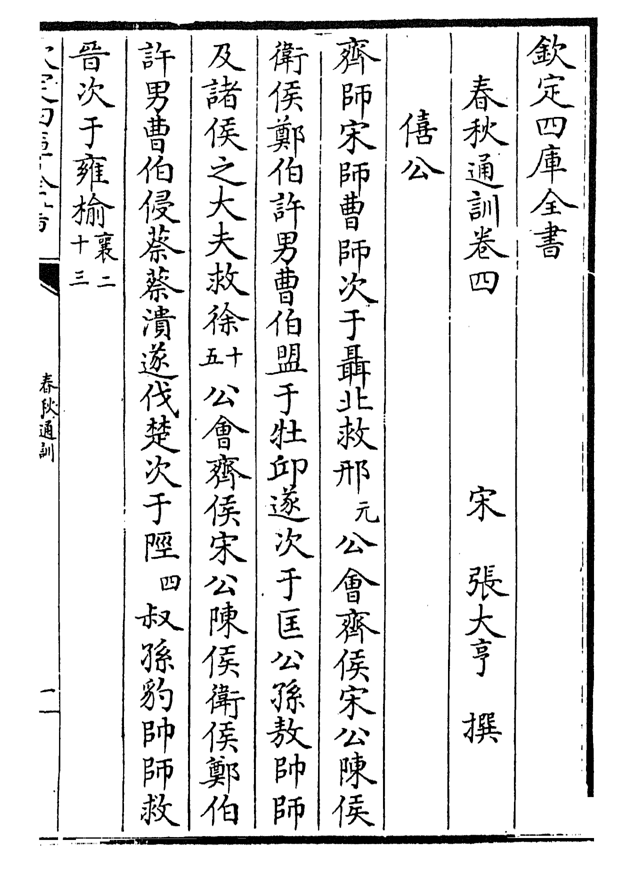


經部



春秋通訓卷四　　　　宋　張大亨　撰

僖公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元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十五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四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襄二十三

次而言救者非直救也為之聲援而敵已解故以救名焉伐而言次者非即伐也先之威責而敵已服故以次終焉志本乎次因次以為救故先曰次志本乎伐未伐而遂止故先曰伐因次以為救者任謀不任兵也未伐而遂止者恃德不恃力也此之謂入城之師均救也次匡之救為弗專故不能勝婁林之敗均次也雍榆之次為有畏故不能止襲莒之師是以君子之為善不可不一見義不可不勇也

邢遷于夷儀元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元

狄之伐邢蓋在二年之前齊人固已救之矣此後未嘗再伐也而聶北之次復何救哉以其遷而城之故復云救也諸侯之相為救也趣能却敵解圍而已今齊桓救邢則不惟却敵也又使敵不能偪不惟解圍也又使圍不能克所謂遷而城之是也伯者之舉於是為備故春秋盡其辭焉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元

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八月諸侯盟于首止五公會宰周公云云于葵邱九月諸侯盟于葵邱九叔孫豹會晉趙武云云于宋襄二十七公會劉子云云于平邱八月同盟于平邱昭十三諸侯城緣陵僖十四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文七諸侯盟于扈十五諸侯會于扈十七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焉

公羊曰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夫書辭重復而不殺者猶言之不足而至於嗟嘆嗟嘆之不足而至於

咏歌也故為正而有美凡一事而再序一地而再言者是也以重復不殺為有美則知畧而不盡為有貶凡總言諸侯而不序者是也城邢之師齊桓之所以衛中國伯者之美莫盛於此故一事而再序也首止之盟定王室之位葵邱之盟明天子之禁宋之盟弭諸侯之兵平邱之盟申明王之制會盟之美莫盛於此故一地而再言也緣陵之城十四齊侯專封國之任而諸侯不能正三邑之盟晉大夫專廢置之權齊宋

專殺𥚃之惡而諸侯不能討故皆畧而不序也此春秋懲惡而勸善之旨也其他先列序而後總稱諸侯者皆前目後凡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二晉人執虞公五

下陽虞虢之塞邑也邑而曰滅何也虞之存以有虢也虢之存以有下陽也亡下陽則虞虢舉亡矣春秋志虞虢之滅不指其既然而徵於方兆於下陽之亡則志之言不待殞其社稷而後知也於虞虢之滅則弗志言無虞虢也盖使有國有家者知禍生於所忽

而患貴乎豫防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則身安而國家可保矣虞公見利而忘義愎諫而遠賢雖不見滅於晉亦為有國之罪人故於其滅又以見執明之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四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文十五

凡師稱罪致討曰伐潛師畧地曰侵大司馬之職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侵未必非討罪也以畧地為主畧地所以奪其險固也伐未必非畧地

也以討罪為主討罪所以除其賊害也周官九伐之法其五謂之侵泰誓侵于之疆其下謂之伐是知文武之師蓋未有不兼侵伐者也春秋之世所謂侵伐固未必皆如司馬之制然諸侯興師往往託討罪之名以行之至其無以為名然後謂之侵是以於經伐常倍侵數四聖人不皆正其辭所以昭其罪也惟齊桓公以蔡姬而侵蔡𨒪公以叔姬而侵我其始無名而其終則責楚以貢茅之不共責曹以朝事之不當雖所責不由其實而

二師亦不為徒出故春秋辯焉由是觀之則凡討非其罪而書伐出無其名而書侵者皆文武之罪人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四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成二

屈完來盟于師楚志也不許其盟于師許其盟于召陵齊志也明不使一楚敵諸侯也名陵去陘一舍桓公退而盟之明不以諸侯之衆競楚也以謂待之為已盡矣此尊周室安諸夏尚德不尚力者之所為也國佐如師

齊志也不與之盟于師逮袁婁而後與之盟晉志也明鞌之敗齊既服而不即舍也袁婁去鞍四百五十里欲克逼而從之明欲遂亡齊也以謂操之為已蹙矣此修怨釋憾嗜殺人者之所為也齊晉皆霸國也齊桓能任其賢臣相之以德禮故夷狄服晉景公不能制其彊臣道之以怨毒故諸侯叛是以春秋紀其盟地之遠邇以見善惡之實焉名陵之盟不以齊桓及屈完大齊桓也尊王室故也袁婁之盟以郤克及

國佐罪郤克也質人毋故也

公孫茲帥師會齊人云云侵陳四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五十

茲叔牙之子也二父與於亂季友誅之正也既誅而立其後遂與其子並為卿非也或曰古者父子兄弟不相及故舜殛鯀而興禹周公伐蔡叔而封蔡仲是則然矣必有禹之聖仲之德然後可以議此茲之賢未聞於魯敖之罪復暴於莒非禹仲比也是季友私

其親者也夫亂國大罪也誅亂大刑也命卿大任也由親親而私之此不待貶而可見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五

及以會者齊桓不敢主其會所以尊王世子也殊以會者諸侯不敢同其列亦所以尊世子也或曰春秋會吳亦殊之安在其為尊也夫殊王世子則及以會之尊之也殊吳則會以會之外之也戚之會吳人不

嫌於同列襄五以微者故也黄池之會吴子不嫌於同及哀十三以晉為主故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各由其實論之則炳然見矣

鄭伯逃歸不盟五鄭伯乞盟八

首止之會齊桓帥諸侯奬王室正君臣父子之位定天下之本盛德之舉也當是時中國諸侯未有背周室之心而惠王由嬖孽之私弃理義之正欲鄭從楚甚間中國自是楚遂與中國爭衡至於執辱上公窺

覬王室非齊桓撫以德禮則鄭終不之反遂為荆楚之屬矣春秋所以正其辭焉者雖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亦以惡惠王御世之無道也

公會齊侯云云伐鄭圍新城秋諸侯救許公至自伐鄭六　公會尹子云云伐鄭公至自會成十六　公會晉侯云云會吳于柤五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襄十　公會晉侯云云伐鄭七月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十一　公會晉侯云云同圍齊十八○按經同圍齊係襄公十八年事原本脫落今增注　正月諸侯盟于

祝柯公至自伐齊九十

凡公行有二事于外比其反則以後事至此春秋之常也其或以前事至者公不與後事也何以知其然邪伐鄭之役成公魯師不敢過鄭故以會至滅偪陽之役魯大夫從軍故亦以會至由此推之則凡以前事至者皆不與役事明矣圍齊之役前事曰圍而以伐至何也圍而後伐伐而後盟公與圍伐而不與盟也志圍而不志伐同一役故也凡公出入必告于廟釋

幣于祖禰事宗廟之道然也國之殆其往而喜其反愛君之道然也出不告行則反不告至上失宗廟之敬下失國人之心是以春秋詳其所志以彰其不然者孔子曰宗廟之敬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已忘其親而欲人之忠已難矣哉

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八

文姜之孫齊哀姜之至廟皆不稱姜氏者以貶故絶之也文姜絶于奔齊而哀姜絶於致廟何也齊者文

姜父母之國莊公之舅甥也文姜淫于父母之國而殺其夫莊公以君父之義則不得復存舅甥之好故於奔齊則絕之絕之者不復為舅甥也大廟者周公之廟魯君所以承祭祀之統也哀姜淫于已國殺其二子而絕其統嘗見討於齊矣僖公以宗廟之義則不得復以配其先君故於致廟則絕之絕之者不可配宗廟也然其所謂絕者非兩公自絕之也莊人與齊狩于禚僖公禘而卒致之春秋以大義絕之耳聖人處人君臣父子

夫婦之除豈茍然者謂其禮弗周於情也則通之以仁謂其情弗當於禮也則斷之以義此所以為萬世法也

諸侯城緣陵四十

此齊桓專封國之任而諸侯不能正故畧言諸侯而不序然則小穀楚邱亦專封也而不畧言諸侯反若魯之自城焉何也杞為淮夷所病伯者以諸侯城而遷之是也特以無王命而致貶然杞惟舊國故猶可

以諸侯道也衛為狄人所滅不請于王而創建其國齊守天子之地不請于王而分封其臣皆非制節謹度之道故不可以諸侯道也然則曷為不言杞遷亦不言遷之者遷之者雖曰遷之其實從以自從也遷者雖曰自遷其實有藉於外也今齊遷杞而不以自從杞藉齊以遷而其事有關故惟志其城耳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十四 季姬歸于鄫十五 鄫季姬卒十六

季姬適鄫自鄫歸寧皆不志于春秋簡常事也姬與鄫子遇于防則知嘗適鄫矣既適而不繫之鄫則知嘗絶鄫矣絶而書歸則知復嫁矣沒而書卒則知復為夫人矣婦人有見出於夫宗無見絶於父母之國今僖公怒鄫而絶其昬季姬既絶而遇于防既遇而使其夫來朝既朝而公復妻之是皆失昬姻之道也

在易咸恒昬姻之卦也少相求則欲其感而說故為咸咸感也長相處則欲其巽而久故為恒恒久也此

夫婦之正人倫之本王化之基也故春秋盡其辭焉

秋七月十○按經僖公十年書秋七月原本誤作六年今改正無事書首時二十一十月朔日有食之桓十七日食書朔二十五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莊七九月己卯晦僖十五正月戊申朔十六十有一月己巳朔二十一閏月不告月文六公四不視朔十六庚寅日中而克葬宣八六月甲午晦成十六戊午日下昊乃克葬定十五閏月葬齊景公哀五

春秋之紀歲月也舉時以正歲舉月以正時舉晦朔

以正月舉甲乙以正日舉中昃以正朝夕舉晝夜以正晦明舉閏以正寒暑所以揆歷數别久近明先後示早晚也此堯舜所以釐百工熙庶績之道也傳謂春秋不書晦閏於經未有以效之

襄八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十五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爕

侵伐而戰戰而敗敗而獲兵家之常也晉方戰而未敗蔡被侵而未戰何以遽言獲哉有以見兩國失民

民不親上而委之於敵也君子之為國也其養民惠其使民義故下之事上如子弟之愛父兄手足之衛頭目安有臨難而委之敵邪鄒穆公與魯戰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弗之救孟子教之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使晉惠蔡燮知從事斯語則秦鄭雖彊必不遽辱於未敗之前也

宋人執鄭祭仲桓上公子季友卒僖十六叔孫得臣如京師文元仲遂卒于垂宣八公弟叔肸卒十七仲嬰齊卒成十五衛公

孟彄自齊歸于衛哀十

古之為臣者有功於國沒則君命之氏或字或官或邑或謚使得立其世族古之為子者幼為之名冠則父命之字或子或甫五十則稱伯仲叔季使得配其國邑此禮之常者也有生而命之者有不待五十而稱之者此禮之非常者也祭仲祭封人也季友仲遂叔肹公孟彄公子也得臣嬰齊公孫也於未沒舉其氏則知生既命之矣閔之元年友稱季子宣之十七

年朌稱叔則知不待五十稱之矣夫不待五十而稱叔季其失小身未沒而賜之氏其失大彼皆權足以震主威足以制國而後得之季氏世為上卿終出昭公仲遂得臣同使于齊歸弑子惡祭仲受盟于宋歸逐太子忽人主失馭臣之柄而輕以名器假人其禍如此可不監哉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二十一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一

古之命牧伯也選於諸侯命於祖廟必有明德而後建之宣王命韓侯否則有大功於王室者也平王命晉文侯桓文之伯德雖不足然能至天子之命晉之世主夏盟功雖不足然能保上世之威此豈可以知求而力爭乎宋襄為鹿上之盟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非有天子之命也小國而爭為盟主非有上世之威也宋公於是身執而國伐楚子於是稱爵而為諸侯上夫桓文之會以攘楚也德足以懷之力足以威之故蒙其利

宋襄之會以致楚也不度德不量力故罹其害然則桓文雖未至於王道而其惠中國綏四方豈宋比哉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二十一

宜申楚大夫也稱人以使則知所謂人者楚子也曷爲人之前此楚雖浸大春秋必累其善而後進之不過曰人而止矣宋襄求霸致楚成王使諸侯尊焉於是始以爵稱前此楚未嘗先諸侯也至是始爲諸侯上前此楚未嘗執諸侯也至是始執宋公以伐宋伐

宋而勝則又獻捷于未嘗通好之國以侈大其功荆蠻衡行莫甚於此故春秋人其君黜出捷以壓之夫諸侯獻四夷之功于天子治世之典也荆楚獻宋人之捷于諸侯亂世之事也諸侯有伯則伯者懲其侮諸侯無伯則春秋壓其亂此所以為代賞罰也

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二十一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成十六○按經晉執季孫行父事在成公十六年原本闕注今增入

前曰執宋公不言執執之此曰釋宋公不言執釋之

何也宋不修德而求諸侯致荆蠻而禍中國衆之所不與也然有張華夏修仁義之心焉特其作不順施不恕耳故於其見執雖衆所不與亦不使夷狄執之於其見釋雖楚與之平亦不使夷狄釋之若曰衆執之而衆釋之也此聖人懲荆舒之意也宋公曰釋行父曰舍釋之爲言本有罪者也舍之爲言本無罪者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二

孟子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晏子之功不足為也是皆欲勉其君以至於王道云耳今宋襄公慕王者之術欲為王者之師不幸而敗於泓宜聖人之所與而春秋乃不之貴何也豈非慕其名不既其實非其人輒效其事故歟夫王者之術其施仁行義蓋非一日之積天下信之而不疑然後可以有為宋公乘中國無伯之時伐齊喪虐郝滕圍曹國皆不由德大臣忠諫而不能用及與楚爭始欲以仁

義勝之王者之術故如是乎所謂非其人輒效其事者也夫王者之師其誓衆教民亦非一日之積衆習民安而後可以制敵宋公平日之兵以殺伐為事及與楚戰乃始戒之以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事非素習易其常守至於殄民喪已禍及他國王者之師果如是乎所謂慕其名不既其實者也然則齊宣有愛牛之心孟子取之謂足以王而宋公慕王者之名效王者之事乃不得比於愛牛何也曰齊宣之

愛牛出諸仁心之誠非有為為之也舉斯心而加之則王道之本也孟子取之所以勸德義也宋襄之慕效出於求伯之心有為為之也原其實而論之則王道之賊也春秋黜之所以辨情偽也然宋襄公雖不善而楚之亦見貶則抗中國懲荆舒之義見矣

衛侯燬滅邢 二十五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昭十一

燬虔之名說者謂滅同姓也誘而討也信斯言則晉嘗滅夏陽矣楚嘗滅夔矣又嘗誘戎蠻子矣何以不

名乎子貢問政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信重於食與死先王所恃以立國長世保民者也今兩君之葳人弃信而任詐失立國之實無長世保民之道是自同於匹夫之行機械之為也春秋不以人主之道待之晉文伐原退一舍而原降其攻楚退三舍而楚敗信之效蓋如此尊為霸主位諸侯上豈不宜哉

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夏齊人伐北鄙 二十六

侵伐曰齊人追曰齊師則知所謂齊人者齊侯也曷為人之衛成公欲以二盟平兩國之怨此睦四隣和兄弟蕃王室之義也而齊侯討焉春秋惡之於是展喜責其不能卒桓之功而孝公還齊之不復霸也宜哉

公子遂如楚乞師 二十六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成十三 晉侯

使欒黶來乞師十六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十七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八

征伐自天子出受命為侯伯者得專征伐先王之制也諸侯有相侵暴則當告于天子請于侯伯以懲治之齊之病魯雖中國無伯曾弗告王而自乞楚師以伐之是僖公不有天子也晉之霸諸侯雖非受命而實承上世之烈不知修方伯之職而屢乞師于下國是厲公無復霸政也士魴之乞亦厲之末夫方伯能修其職則

能制諸侯諸侯知聽侯伯則知尊天子桓文所以為五霸之盛者如此孟獻子不明其旨徒見其自卑以有求遂以為必能勝敵陋矣夫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二十八

春秋殺大夫公子未有名其罪者今買獨以罪書何也夫戍衛之誅在買為不辜在魯為不義前年以楚師取穀去年與楚人圍宋則魯之從楚諸侯既知之矣為楚戍衛其可掩乎今也畏大國之討而殺不辜

以自解人執信之此匹夫之偷合苟免之計非有國長世保民之道也孟子謂伯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也王道所惡莫大於行不義殺不辜故春秋正其辭焉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二十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哀四

明王在上諸侯不得專戮雖方伯連帥亦必請其有罪者于王然後執之執之而歸于京師而赦以王朝

之法故諸侯各謹其度而天下所以服也春秋世衰諸侯以彊相執或以歸或殺之其不道一也而晉執二君則又甚焉不歸之京師而授之他國則無王之大者晉定公不足道也而文公亦為之宜乎仲尼鄙其不正矣曹宋之鄰也故言畀戎楚之屬也故言歸曹未失國故不名戎遂亡也故名之人君或執或以歸或國滅而奔凡書名者皆死不復見也

五月公會晉侯云云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二十八公會

晉侯云云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二十八

諸侯盟于踐土而曰公朝于王所則知王在踐土也不曰王在踐土不與諸侯致天子也不曰會王不與諸侯盟天子也諸侯會于溫而曰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則知王在溫也不曰王在溫不與諸侯再命天子也不曰王狩于溫不與諸侯再致天子也溫河陽也邑舉之曰溫地舉之曰河陽踐土之盟王來勞晉故不嫌於同所溫之會晉實召王故不義於同

地以其不義扵同地是以小諸侯之會而大天王之狩也禮天子非展義不廵守襄王不能廵晉守而從晉侯之召是不君也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晉侯不能朝京師而召天子使諸侯見之是不臣也齊桓之伯也會王世子則不主其會尊王世子則不敢與盟推所以事王世子之禮以達諸天子故其義正其辭直觀其所會則二伯之優劣見矣

公朝于王所壬申公朝于王所二十八　公如京師公自京

師遂會晉侯云云伐秦成十三

天子以四海為家天下皆其所也故朝不言所朝而言所者失其所也諸侯出會必自其國故會不言自會而言自者非其自者也周衰諸侯莫肯行朝事晉文公行霸再致天子使諸侯朝于野此之謂失其所晉厲公伐秦欲挾王師使諸侯過而朝之此之謂非其自然則文公非誠尊天子也欲大已功以為名耳厲公非誠朝天子也欲重已師以為名耳而春秋志

之曰公朝于王所則若魯公之自朝者又曰公如京師則若專以朝事行者彼以名為之我以實應之聖人幸其有是名也則不敢不為是實也此所以正君臣之分明經世之法也書曰爾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此春秋所惡之說也孟子曰君子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矣此春秋所志之意也

衛侯出奔楚　二十八　公會晉侯云云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二十八

衛侯鄭子出也脅於彊晉非得罪於義者故不名也晉文以叔武代之使與盟於王庭班曰衛子而在莒上是既假天子之命以命之同於繼世未踰年之君矣及其歸之也不禀于王不顧衛子使兄弟相殘君臣相訟鄭也亦無王命而私復其國是晉文專廢置之權而衛侯有苟得之志矣故雖許其復位而名之也然則郕伯來奔何亦不名曰史逸其失位之實故

無所考信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二十八衛侯鄭歸于衛三十衛侯出奔齊襄十四衛侯衎復歸于衛二十六

諸侯有罪方伯以王命執之而赦以王朝之法則書之曰歸于京師及其歸也以王命釋之則書之曰歸自京師晉執曹伯負芻是也今文公執衛侯則言歸之于京師是將赦以王朝之法矣其歸也則不言自京師是不以王命釋之也罪之自王天下所以畏而服也委罪

人於天子而已私釋之此非制節謹度之道也故衛侯鄭之執不名以臣訟也其歸也名之無王命也衛侯衎之奔不名以臣逐也其歸也名之請于臣也鄭為不臣衎為不君皆春秋之罪人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 二十八

曹伯身執而國分南面之辱無過於此假其力不能自直於王至其返國猶當待禮而後歸令也晉私許復之而已以貨求之忘其大恥而志於苟得故雖許

其復位而名以罪之也季平子執於晉子服惠伯有辭晉欲歸之惠伯曰合諸侯而執其老若有罪死命可也若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死也請從君惠於會使曹衛之君知出於此則其返國定不為臣民羞矣人君舉動國之存亡繫焉其可忽諸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二十八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二十八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三十

君歸則臣出君執則臣歸其歸也君臣同辭是不以君臣道也臣出其君而不加討迨其國自殺之然後君得歸國是不以侯伯道也孔子為政於魯有父子訟者梏之同牢三月待其悔服而後釋之故君子聽五刑之法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此豈晉侯所能任哉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二十九

諸侯會同于王王盟諸國門之外方伯臨之正也大

夫羣至于京師相與盟諸王城之外昭二十三王居狄泉二十六年王入成周王大夫會之非正也故不書魯卿而人諸大夫不言京師而委於翟泉所以見王室之微不能制陪臣之彊伯者之失不知尊王室之義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十一　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宣三　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成七　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十　九月辛丑用郊十七　四月三卜郊

不從乃免牲襄七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十一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五月辛亥郊定十五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四月辛巳郊哀元

記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夫日南至於周為正月周以是月為郊之正魯亦如之故春秋紀郊牛之變惟指正月也日至之郊無所事卜亦不必用辛故惟正月不言卜與日也魯人或失日至

之郊而欲舉於此時於是卜之故春秋紀卜郊之事惟指四月也既卜之則惟吉之從故或至於三或至於四或至於五或用五月或用九月而必以辛為主也常祀不卜禮也卜郊非禮也然禮有受命作龜之文蓋卜其與祭之人誓舉之日命祀之特也正月郊正也經無二月三月郊文四月卜妄也五月九月亂也左氏曰啓蟄而郊此用孟獻子言也故以周之三月為郊月之正謂建寅月鄭氏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亦為建寅此用易

緯之言也故以日至之郊為魯國之禮是皆未之考耳夫孟獻子謂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而子服景伯又謂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則當時之說固已不同矣周官冬日至祀天於圜丘以周正言之則日至非冬以夏正言之則周非因夏孔子論為郊曰行夏之時則周蓋未嘗用夏正矣惟七月詩用夏正以后稷先公夏諸侯故也則後世之論又亦難據矣故惟質於經然後可信也禮稱郊之用辛傳稱卜其牲日皆謂非日至之時也不然則祭之用

辛非獨郊為然所謂上辛大雩是也牛既卜而全曰牲未卜及傷曰牛免牲及不郊可知也故不言不郊免牛則或易之不郊未可知也故必言不郊卜而從則不言卜不卜而郊則不言郊此書事之體也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說者遂以魯為不當郊禘因曰僖公始僭魯郊故頌斥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此亦未之考耳春秋所志蓋未嘗以二祀為不當舉也特以舉失其禮為譏而已詩云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詩以享帝為宜孔子以既灌之後為不足觀是知不以二祀為不當舉也郊有牲卜之變禘有既灌之失此祀之所謂非禮者也郊禘所以崇周公也而後世失其禮此所謂周公其衰者也學者原經而考之然後知前說之誤

取濟西田三十一 齊人取濟西田宣元 齊人歸我濟西田十

取汶陽田成二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八

取鄆昭元取鄫四齊侯取鄆二十五取闞三十二取邾田自漷水襄十九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定十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哀二齊人取讙及闡齊人歸讙及闡八

他國田邑魯取之而不繫於其國者復故地也濟西汶陽鄆鄫闞是魯國田邑他取之而不志于春秋者避虧國也鄆讙龜陰是凡春秋書取皆惡其不以義得魯復故地有合於車攻閟宮之詩猶不得為義者謂其不以正復

也濟西因晉文之譎汶陽因郤克之憾鄆鄿因莒人之怨此之謂不以正復不以正復猶不以義得也前曰他國取魯田邑不志于春秋今齊人取濟西讙闡何以志為其卒歸我也齊侯取鄆何以志為其欲居我也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何以志為其非惡取也惟鄆讙龜陰復之以正得之以義故獨謂之來歸此聖人立言之法也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三十三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歟孔子曰昔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伯禽之禦徐戎害其國也秦人襲鄭而伐滑於晉未有害也晉襄背殯改服而興師此所謂從其利者故春秋黜而人之于時諸侯在喪而興師者不一隱四年宋公桓十三衛侯僖二十八陳子成三宋衛四鄭伯十齊侯襄十八邾子及此年晉侯然或既葬或踰年雖不合於道猶得自比於伯禽固未有如晉襄者是以獨見黜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通訓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謄録監生臣潘原濬

春秋通訓卷五

宋 張大亨 撰

文公

及晉處父盟二

魯大夫與外盟會體敵則沒其主名及荀庚及孫良夫及郤犫盟是有罪則去其氏族遂僑如豹是此春秋之常也晉畀魯侯使大夫與之盟亂君臣之分春秋惡之魯侯雖君也亦沒其主名是特以君臣之敵彼者加之也處父雖

晉大夫亦去其氏族是以吾臣之有罪者待之也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魯之朝晉可謂仁且有禮而晉人遇之以横逆所謂自侮者也彼不以人君之道遇我我則以巳臣之禮報之聖人何容心焉稱物平施而巳矣晉襄所以不復霸而處父所以見戮有由也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二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成十六　仲孫羯會晉荀盈云云鄭公孫段城

杞襄二十九

春秋之制非命卿不書晉自文公而來凡命卿皆三軍將佐為之方垂隴之盟乞師之際穀纛固未有軍行也鄭良霄死始以公孫叚為卿襄三十方杞城之役叚固未居卿位也然則三子何以得通於春秋以傳考之晉襄公以一命命郤缺為卿亦未有軍行僖三十三河曲之戰趙穿欲赴秦師宣子曰秦獲一卿矣文十二由是知晉蓋有散位從卿者非必將佐也鄭之葬靈

王也襄二十九上卿有事使公孫段往焉子大叔為之少卿由是知鄭蓋有攝卿任事者非必在卿位也王制諸侯之卿固有定數或命于天子或命于其君蓋未有更置散位及不待命而攝居其職者葵邱之盟官事不攝春秋不没其實所以黜其妄也

逆婦姜于齊四

春秋志魯夫人不以夫人稱者五宰咺歸仲子之賵秦人歸成風之襚孟子定姒之卒出姜之逆是也仲

子成風定姒皆妾母也母以子氏惠公生不之尊沒不之諡故無得而稱焉僖公内雖尊之而外不之貴故猶以子為氏也定姒子雖已貴而未成乎君故猶以先君之諡為稱也孟子公同姓也不可以配先聖之後明夫婦之别故生不氏而沒不葬也若出姜則異乎此逆不使卿至不告廟是不以夫人之禮禮之也夫人小君也以奉祭祀為職者也逆不以卿替其位也至不告廟廢其職也傳曰三代之王也必敬其

妻子有道妻也者親之主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歟妃以及妃子以及子如此則國家順矣文公不敬其妻不子其子其能順治國家乎此出姜所以不允於魯而二子所以見殺於其臣也

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八

會晉之三日而會雒戎疑若專命者然不以專命書則知兼命以出也滕陳人之婦遂及齊宋盟如京師

遂如晉此專命之辭也壬午盟于衡雍乙酉盟于暴
結日定期而後行此兼命之辭也晉戎同使失事侯
伯之義無尊中國之心春秋惡之蓋不待貶而可見
也

夫人風氏薨四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葬我小君成風王
使召伯來會葬五

妾子雖貴其母不命于天子故不得稱夫人先王之
禮也周衰嫡妾之分不明于上而下國化之以妾為

妻以孽代宗王不能治也國家之亂鮮不由此又從而命之魯君之妾母稱夫人蓋自成風始矣仲子既薨而王命至故不加以夫人之稱考仲子之宫是成風未薨而王命至故遂成其為夫人也由襄王之命成風致後之庶君不俟王命而輒貴其母宣昭襄此箕子所以歎象箸仲尼所以譏作俑而春秋所以盡其辭也

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六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八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九公孫歸父如齊葬

惠公宣十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襄三十叔公如滕葬成公昭三
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十一季孫
意如如晉葬晉昭公十六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二十二叔還
如齊葬齊景公哀五

鄭游吉稱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
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又曰文襄之霸君薨大
夫弔卿共葬事大夫士弔大夫送葬然則卿送諸侯
之葬蓋自晉襄公始如游吉之言則已過先王之制

矣至於諸侯葬天王之禮獨無說焉以經考之天王志崩者九志葬者五而魯卿出共葬事者纔三耳襄王之崩也公孫敖出弔不至而奔於是叔孫得臣往會其葬則弔葬皆使卿矣諸侯固無親會王葬之文而弔葬皆卿亦未見其制參以游吉之言則禮或有之然春秋之世王室微諸侯怠送終之典浸非其舊平襄之喪魯人不共而有求賻求金之事靈王之喪鄭上卿有事而公孫段攝卿以往其卑王室如此晉

景公之喪魯侯送葬齊少姜之喪魯侯親弔上卿致服鄭卿送葬魯襄公之薨滕子會葬定公之薨邾子奔喪滕子會葬其畏大國如此是不惟失先王之制又已失文襄之制矣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國之所存者幸矣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六

晉襄公之季年軍行六卿多闕故士縠以非卿出盟

處父以太傅專國夫置卿謀帥非太傅所得專而處父易之是之謂侵官卿佐有罪非君命不可討而射姑殺之是之謂專戮侵官之罪為不君專戮之罪為不臣皆王法所當誅也況先君始葬嗣子未命而遽為亂首乎是以春秋不以二子相殺為文而從國討之法所以懲其亂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六　公四不視朔十六

閏月曰告月常月曰視朔何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

也雖有晦朔而無時令之可諭故不謂之告朔雖有事為而無月政之可察故不謂之視朔告月所以諭正事之意也恐其惑於有餘也視朔所以察布政之端也恐其昧而弗舉也告月非不察政也以告為主視朔非不諭時也以視為主文公廢此二禮而朝廟以示敬此之謂不知務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八公孫敖卒于齊十四齊人來歸公孫敖之喪十五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

趙鞅歸于晉定十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哀二

古者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則又以其罪降是皆絶不為卿也故春秋既奔叛之臣不復再見今趙鞅之叛春秋乃不絶之何也蓋赦之子請復赦而韓魏請復鞅其君皆許之而嘗復其位者也夫復其位則復為卿矣赦歸不得與政而以卿禮卒之故獨志其卒鞅歸則與政如初故先志其歸也夫奔叛者臣之大惡法之所當絶也人得請而復之豈不亂法乎

曰二臣之復有由也聖人之於天下也以忠孝仁義為本忠也者盡事君之義者也孝也者盡事親之仁者也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敖之子可謂孝矣因子以赦父乃所以勸後世之為忠者此春秋所以許敖之卒也鞅之邑所受於其君也荀范之難鞅不自歸于君而背國以奔邑保邑以拒范此所以為叛也然原其心則急於遠難而不知其方志於專禄而不明其義雖自陷叛君之名而初無竊邑之實此春秋

所以許鞅之歸也然則聖人之訓後世無他術也欲致詳於父子君臣之間耳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宋司馬華孫來盟五十

古者上公九命得置孤卿一人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猶列卿大夫之位以其視君也故不名以其猶卿大夫也故以官舉之周之封國惟宋為上公於是有孤卿焉孤卿一人而已今司馬司城同見

則末世之妄也凡諸侯之卿雖減於天子而亦雜用天子六卿之名惟晉以僖侯改司徒為中軍宋以武公改司空為司城耳至孤卿亦倣周制選於卿大夫為之而三公則非列國所當有時雖有之春秋不志也如晉陽處父為太傅孤卿以官舉之而又稱其氏族者既命氏者也若天子之三公宰尹則雖命氏猶不稱也此所以辨名分也

春毛伯來求金九

人君即位未踰年先君雖葬不稱君既踰年雖未葬稱君古之制也今襄王雖未葬而頃王即位既踰年矣毛伯求金何以不稱使以毛伯受命之始王未踰年也逮正月然後至魯故不得以王命書

秦伐晉文十鄭伐許成十晉伐鮮虞昭十二

荆也吳也徐也越也皆外裔也其交兵於中國皆以國舉之不稱其將帥不異其君臣所以外之也其有可進者累而後與之與之者不一而足所以别諸夏

也秦鄭晉中國也亦以國舉之何也秦納庶以奪晉嫡鄭伐許以助楚威晉偽會以襲肥都是皆吳越之用心也故春秋從而外之然則君子之所外之人不必皆應外之人也以秦鄭晉國所為之事是亦荆吳徐越而已矣

大室屋壞三十新宮災三日哭三成

君子所以盡其誠孝致其哀敬者莫重乎宗廟之事是以無不用其極也大室者宗廟之所尊也人子所

常有事焉者也其屋壞者人為之不至也作不知謹修不以時非誠孝之道也壞而不為之變非哀敬之道也新宮者先考之始祔者也未忍以其謚別也其曰災者天實為之非人為之不至也災而哭之誠孝之道也哭之三日哀敬之道也文公緩作主縱逆祀廢朝朔其得罪宗廟多矣至大室壞而恬不為變則人子之義絕故春秋正其辭焉或曰大廟或曰大室或曰宮何也包祖禰之宮謂之廟當廟室之中謂之

大室別羣公之居謂之宮傳曰周公稱太廟伯禽稱世室書稱王入大室祼則大室之名不獨伯禽為然

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三十

衛鄭舍晉而從楚也豈得已哉彊弱之勢不敢滅亡之徼可待也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舒兩國之禍此所謂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兩君不遠百里而會之豈天下歸仁之應歟春秋之世王者不作民困於諸侯之虐諸侯困於大國之暴徒恃

詐力以爭尋常而不知克已為仁以勝之此民心所以不歸而諸侯所以莫能相尚也以魯侯之弱一日用力於是已能致兩國之君使其舉斯心以加諸彼則天下其憂不我從哉文王之為西伯始於二老歸之虞芮信之然後諸侯翕然從其徳此所謂王不待大者然則春秋志兩國來會之意葢將勉之於王道不獨為公行書也孟子之教齊王意亦為此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四

舍之立未踰年而稱君何也舍齊之世嫡也繼正而即位矣商人輕而伐之若不成其為君則簒弒之罪不正是故未踰年則不稱君者孝子之心也一年不二君故也既即位則君之者民臣之心也不可一日無君故也然則晉奚齊何以不稱君曰奚齊之立非正也殺世子而弒之者也若成其為君則簒弒之罪亦不正是故以君之子言之言國人弗子也國人弗子則不可以繼先君之位此春秋別嫌明微之意也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四單伯至自齊五十

春秋之志單伯也或會諸侯或如齊或見執而書至皆若魯大夫之文故說者謂之魯卿總其實不然齊侯鄭伯如紀州公如曹鄫世子巫如晉亦與魯之君臣同辭豈遂曰魯君臣乎凡事繫他國而魯與聞焉者皆從魯書之此春秋之常也單伯始見於莊之元年時已為王卿士則非幼穉矣距今百有餘歲雖古今壽夭不同然百歲為卿載籍所未有也且魯之卿

佐以氏族名爵見于經者衆矣亦未有如單伯比者

此殆談經者執例以求文之過也春秋所以為者三

曰事也文也義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也此

二者人之所同知所同見者也若其義則聖人獨取

之非深於道達於權者不能知不能見者也曾謂執

一定之例而可以盡之邪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十四〇按經執子叔姬為文十四年事原本誤作十

五年今改正

戎之於凡伯也伐之以歸戎禽獸也不可以禮義治也以歸者愈乎執也齊之於單伯也執之齊霸國也天子之所褒大封也執之者甚乎以歸也凡伯非將命於戎者也遇諸途而伐之其罪為不賓單伯將命于齊者也至國中而執之其罪為不臣此公子元所以不順懿公之為政也單伯以子叔姬見執而不曰及者執王使之惡大故殊子叔姬以示之

齊人來歸子叔姬十五郯伯姬來歸宣十六杞叔姬來歸成五

春秋志魯女之出無罪者曰來歸其有罪者曰其來歸子叔姬以無罪出何也齊懿公無道弑其君而奪其位殺其子而執其母天子為之請則執天子之使廢親親之恩悖尊尊之義國人不名曰公故有申池之禍諸侯不能致討故不序於扈之盟春秋欲明懿公之罪故以叔姬無罪言之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十五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十五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

辰吳入郢定四

入未有與戰伐兼書者此獨兼之何也盖以重三國之罪也伐蔡之師晉懼弱也伐曹之師齊遷怒也柏舉之戰吳修德也夫晉不知以德自彊齊不知以禮自反吳不知以直自勝而輕民之死爭於尋常以戰伐為未足則又竭其力而入之此所謂嗜殺人者故春秋盡其辭焉入其郛者未至乎國都也猶愈於入也

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六齊人弒其君商人莒弒其君庶其十八晉弒其君州蒲成十八○按經晉弒其君州蒲係成公十八年事原本誤作襄二十六年今改正莒人殺其君密州襄三十一○按經莒人弒其君為襄公三十一年事原本脫去一字今補正吳弒其君僚昭二十七薛弒其君比定十三盜殺蔡侯申哀四

弒君稱人者衆辭也稱國者貴辭也稱盜者賤辭也

不稱弒之者君無道也夫人君有道則德禮足以自

衛仁愛足以得民所謂衆者恱之貴者服之賤者仰之矣又安有糾合羣慝而致難於已者哉宋杵臼之死襄夫人為之也莒密州之死世子展輿為之也雖因國人以首禍豈得遂委之於衆邪曰襄夫人淫於其國世子展輿已失其位又安能有所為由兩君失衆之久故二人得以乘間而發若專畀其罪於二人則兩君失衆之惡無自而見雖專畀於二人而以衆言之則二人之罪亦在乎其中矣此之謂善志或曰

春秋之世君以無道致禍者衆矣獨此八者不稱弑賊之名何哉天之所廢必若桀紂然以桀之虐民欲與之皆亡而成湯放之猶有慚德以紂之不善億兆離心而文王事之猶不敢逆況君罪未至於此而輙為賊害之計乎是故春秋書弑賊之名所以正臣子之惡存此八者所以示人君之戒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八十季孫宿叔老云云會吳于向襄十四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定六

使必有介卿出使大夫為介則志使不志介春秋之常也若使與介皆卿則併志之使與介皆卿非禮也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葢大夫王驩為輔行輔行介也驩以大夫介卿宜其不伉而猶專治使事致孟子不與之言況同位為介乎然則介雖無專事之過而君不免非禮之使矣

宣公

公子遂如齊逆女元季孫行父如齊元公會齊侯于平

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元

前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請于齊侯歸弑其君出其母而立宣公今年公子遂復為公冒喪逆女季孫行父又為之納賂請會齊惠公新遭弑逆之變而助成殺嫡之謀不念出姜之戚而繼為喪昏之好貪取濟西之賂而遂定簒者之位廢君臣兄弟夫婦之義是名以亂濟亂者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

謂其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此三子者居大臣之位而相與周旋於簒奪之事曾其臣之不若當是時庶幾於孔子之言者惟叔彭生耳自是禄去公室政逮大夫魯君遂失其民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元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昭八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呉哀三

古者卿大夫有罪而去則舍于境上以待放君命不

至然後適他國君亦使人導之出疆不遂掃其宗廟不遽收其田里出入猶詺於國爵禄猶列於朝三年不反然後已此之謂退人以禮春秋之世卿大夫有故則迫逐而奔否則執而戮之或盟諸國人或絶其世祀故力能歸則率為戎首不能則為人謀覆其宗國此之謂寇讎今三臣之放雖未足方古然有近古之風焉故春秋録之鄭游楚有罪子産不殺以君命放之豐卷出奔子産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是知當

時先王之禮猶有存者特諸侯放恣莫之行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元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元救陳之師趙盾將焉春秋將卑師衆則稱師今盾為將諸侯會之不曰會盾而曰晉師者所以貶盾也盾執晉國之政以主諸侯而二扈之盟貪宋齊之賂縱大惡而弗治勤諸侯而無功故鄭伯以晉為不足與道之以伐陳宋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競明年遂有

問冉之事此豈獨靈公之侈致然葢亦盾不能以道相其君之罪也是以棐林之役春秋黜之不與諸侯會焉以為不足會也會其師而已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

晉趙盾弒其君夷皋二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四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昭十三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九十 齊陳乞弒其君荼哀六

聖人之教天下後世雖不一道然要其大者忠與孝而已矣忠不足於事君孝不足於事親其極乃流於弑逆之咎聖人懼焉於是作春秋以辨之春秋之責忠孝於臣子也必探其情而定其名循其本而究其末故人無遁情而事知所本盾惡靈公故趙穿得以為變乙召陽生故朱毛得以肆逆歸生懼譖子比從刼雖非始禍而禍發自己此之謂探其情止雖無弑父之情而悼公之沒由止之藥此之謂循其本夫不

探其情則後之凶狡或假手於人以危其上矣不循其本則後之狂卒或託於無情以易其親矣然而盾忠臣也特不討賊疑忠不足於君止孝子也特不嘗藥疑孝不足於父故弑君之賊不復見而盾復見經弑賊未討不書葬而悼公書葬此辨之至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八

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昭十五

干羽管籥皆樂也去籥則干羽猶存去樂則并去之

矣大臣國體也死而為之變禮之常也仲遂殺嫡而立公公固欲厚其終也然而國人弗順也諸臣弗與也故於其卒雖為之變而弗盡其禮也夫禮國之紀也有大臣庶臣之别焉其人不足以堪此則黜其位可也由一人而廢常節此春秋之所譏也

陳殺其大夫洩治九

士非死之難所以處其死者難也君子非能死之貴貴其合於道也春秋之世人臣死不以其罪者無甚

於淺治然春秋志之曾不異於罪死何也或謂宣公
君臣宣淫已久治辯之不早又失危行言孫之義是
不然古之為臣者不一道有正臣有賢臣正臣之事
君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是以君無殺
臣之虐臣無失身之累齊南山檜羔裘是也賢臣之
事君量而後入不可則止是以身去而見思道尊而
不屈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是也上不能為賢次
不能為正多取直聲而不救於亂身沒君辱而禍及

其國則所以處其死者不足道也非君子之所貴也

齊崔氏出奔衛十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崔氏者齊之世家所謂巨室也頃公始立高國畏其偪而逐之使舉族而出不以國人所慕為疑則其德教可知矣子產為政於鄭先賂公孫段以邑子大叔非之子産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

所歸於是子產政行而鄭賴以興賢於高國遠矣然魯成公之末崔杼見經者蓋齊人復之如仲嬰齊之比其禍遂鍾於莊公之世而崔氏亦滅故春秋推本敗亂之所自來以為後世君臣之戒

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十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十一齊崔杼弒其君光襄二十五齊慶封來奔二十八楚子蔡侯云云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昭四

徵舒弒君二大夫固有罪然訴于楚而誅徵舒者二

大夫也崔杼弑君慶封固有罪然因其衆而誅杼者慶封也二大夫得以誅賊免而慶封不得以功除其罪何也曰二大夫君之黨也藉外力以誅賊正不足而忠有餘也慶封賊之黨也因其子而圖其父利其死而專其柄託公議而濟私欲者也春秋之作所以定誠偽辨心迹正名實者使天下為善惡者不得以疑似以欺然後亂臣賊子懼矣

晉侯會狄于欑函二十一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春秋志外之會盟曰某侯某人會盟于某所以別魯也志中國之會外裔或會又會之所以先中國也鍾離柤向是也或別以會之所以内中國也欑函善道是也楚亦外裔也何以不然曰嘗有共王室平亂邦存亡國繼絶世之功類非外裔之所能為故春秋累其善而進之不純以外裔道也聖人之於天下無容心也以中國為外裔則外裔之鄭然也以外裔為中國則中國之楚然也此懲惡而勸善之意也孟子

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夫堯桀之相去豈直中國荆蠻而已哉雖然戚之會吳何以不離曰微者不嫌於亢猶狄人徐人比也

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一十

楚子入陳然後殺徵舒納二子而春秋之志入陳乃在殺徵舒之後何也人之為善惡也有名是而實非

始邪而終正者自衆人觀之或取其名而略其實執其始而遺其終所以是非失當而邪正舛也聖人則不然楚之伐陳初欲縣陳也聞諫而止遂以討罪成名春秋書殺徵舒於前蓋不使終縣陳之惡也書入陳於後蓋不使全討罪之美也此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之義也此斷小大之獄必以情之道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楚子入陳十一楚子圍鄭十二

楚入陳而封之春秋曰入楚入鄭而赦之春秋曰圍何也楚之入陳也欲縣之人言其不可乃封陳侯其入鄭也欲赦之人言其不可卒與鄭平封陳侯者非本謀也不善而能改也故以入言之而不曰滅與鄭平者本謀也見義而能徙也故以圍言之而不曰入此君子所以謂楚莊王不純乎荆蠻者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十五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昭十一

傳曰能生殺之謂王又曰賞慶刑威之謂君上有道

揆則生殺賞刑之柄不移於下下有法守則生殺賞刑之柄必禀於上故君子不犯義小人不犯刑也今王之三卿以争政相殘楚之二臣以爭國相賊楚無君其亂未足道也而周卿亦然則王之失其柄可知矣故曰國之所存者幸也幽王之世穢暴交相惡穢公作何人斯之詩及其反側而絶之如是而已耳當是時國雖無政而先王之澤盖猶有存者今亡矣夫

初稅畝十五作邱甲成元用田賦哀十二

孟子曰人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所謂制者何也古之耕者助而不稅此堯舜三代之法也今履畝而稅之是廢什一也古之賦者自邱以往其為甲者自甸以往此周公典也今使邱為之甲是益常賦也壞聖人之法無甚於此此仁政所以不行而民所以病也春秋變古之制多矣獨紀宗廟軍旅賦入興作之事者國之所以為國莫先於宗廟莫大於軍旅莫急於賦入莫重於興作古之聖人考之詳慮之盡制

之備然後設之當而行之久後世所當遵而勿失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是知舊章者先王之所由而改作者孔子之所憚也孰謂魯三家者而可與議聖人哉

秋螽　初稅畝　冬蝝生　饑五十

先王之務農也雖小必盡其力苟害於農田鼠猶將去之況螽螟乎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所以致遺秉滯穟也秋螽

而冬蝝生則螽有遺育害農之物未盡去宜其以饑告也水旱螽螟皆天災也水旱非人力可去然先王猶有雩禜禱祈損膳徹縣之禮苟可以致吾力者無不盡焉上以存畏天之實下以示憂民之誠故也若螽螟則可以人力去也可以力去而不知盡其力致年饑用不足則又重斂以困之安在其畏天憂民乎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

楚子旅卒十八吳子乘卒二襄十

先儒謂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春秋絕而不書緫其實不然矣楚之僭也君曰王臣曰王子春秋惟志其本爵君曰子臣曰公子而至於葬獨何為絕之且莒未嘗僭也亦志卒不志葬則知凡志葬者魯所嘗會者也小或僻遠王帛之使不時通因略而不會故經無從書焉然則楚康王之喪襄公親會其葬而亦不書何也會葬非君事也襄本朝楚自不得以葬書

成公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二公孫嬰齊如晉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六季孫行父如晉六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昭十叔孫婼如晉昭十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伐邾哀二

王制天子六卿諸侯之國半之大國則皆命於天子次國則命其二小國則命其一餘悉命於其君魯於周次國也臧孫許曰衛在魯不得為次國魯衛一也盖當時以彊弱為小大耳當有二

命卿而令四卿並見何也春秋之世諸侯放恣無復遵先王之法魯宋晉鄭皆置六卿魯文公時臧孫辰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叔彭生並見宋復有二司寇二宰晉復有散位從卿者士穀趙穿郤缺初命之類後作六軍通舊將佐凡十二卿矣又有太師太傅亦為孤卿如陽處父賈季之比不皆命於天子聖人因其實而志之所以誅其僭也叔孫穆子曰諸侯有卿無軍伯子男有大夫無卿而公羊謂曹無大夫左氏亦云莒挐非卿又謂三叛人為賤

者皆言小國不得有命卿耳然王制小國二卿命於其君又云小國之卿有上中下今考於經曹鄭邾莒吳楚固伯子男之國也其卿見經者不一豈亦僭先王之法而自命之邪抑周室班爵之制不存而後世無所考信邪然周之治時天子雖六卿而冡宰實總邦治如周召之倫後或專委政一卿如鄭虢之倫諸侯亦使上卿為政如晉中軍宋右師之倫後或專委政一卿如鄭子産宋子罕之倫既專其政則國之臧

否獨任其責故魯文公廢六關行逆祀仲尼獨以罪臧文仲也至於軍帥亦然大司馬曰王六軍大國三次國二小國一其將皆命卿說者謂卿當一軍然則牽之役魯四卿並將魯豈有四軍乎襄公始作三軍至昭公舍其一方牽之役猶未三也安得有四昭公伐莒哀公伐邾皆三卿並將時既舍中軍也安得有三由是知卿當一軍未必然也然自晉文公而來以軍行將佐為卿景公作六軍救鄭之役成元十二卿皆

在而經獨志欒書伐秦之役襄十四六卿皆行而經獨志荀偃則知當數雖多而中軍實專軍政晉主夏盟軍政尤肅故能威制諸侯無敢亢者魯政不綱元帥不立故終之寡弱而不能自振也

立武宮六立煬宮定元從祀先公八桓宮僖宮災哀三

武煬書立明既毀而復立也桓僖不書立而書災明未嘗毀也然則魯君雖無道顧豈祀九世哉蓋自莊公而來三桓擅政以終於春秋是知桓廟之不毀由

諸臣之私愛也魯人以僖公為聖賢躋於閔公之上是知僖廟之不毁由諸臣之私敬也君子之於君親也愛之敬之必本於禮然後可以成尊親之名其於廟祧也存之毁之必當於禮然後可以盡忠孝之義今武煬既毁而復立桓僖當毁而不祧僖當次閔而位其上俾國有淫祀之譏親有越禮之享安在其為愛敬也從祀先公疑於正矣而亦出於陽虎之私然則宗廟有國之大典而諸臣率以私為之則魯君之

所以事其祖禰可知矣傳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有節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魯祭九廟而天子不加討諸侯不以為非則三家以雍徹八佾舞季氏又何足怪乎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八衛人來媵八伯姬歸于宋九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九晉人來媵九齊人來媵十

古諸侯有罪方伯請于天子而後可治大則誅伐小則黜削故王室之威行于下國而四方無侮世衰道

微王者不作霸者失職諸所討治無復至公脅於大國之力者面從而非誠服故春秋志諸侯相執一曰人而已獨曹伯有背國人殺世子而自立之罪晉厲公因衆心欲討會諸侯而執之且歸諸京師復自京師而釋之何其得霸者之職歟是以獨稱侯以執也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亦若稱侯以執按之承上入曹稱侯非是春秋責賢者之詳而待衆人以恕晉文之伯特以其譎未嘗進而與之厲公不君乃獨許以伯討由是知聖人與人

各因其才而篤焉孟子以齊宣王愛牛之心為足以王亦由此耳然齊晉之先既皆有天子之命成王命大公平王命文侯而桓文又申受之其伯固宜桓公沒而齊不復興獨晉以彊大傳數世猶為伯國文公子孫非受命之伯也而春秋亦以伯討許之何哉曰衛康叔始封亦受州監之命書之梓材是也至宣公失道而詩人責其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況晉之彊大茍能率義而行以紹其世業聖人何為而不許之乎然則韓不

信執宋仲幾乃無異諸侯之相執何也曰仲幾之執以不受城成周之工也晉大夫以方伯之命任勤王之事而宋獨不從不以君命請于王而專執其老二者胥罪也春秋人晉大夫所以黜其專地于京師所以明王事是皆存天下之大義也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按傳文係論成公十五年晉侯執曹伯事與經文不相蒙中間當有脫誤今姑仍其舊

公會晉侯云云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十六○按經成公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原本誤作意如今改正公

會劉子晉侯云云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昭十三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昭十三公至自會昭十三

春秋有為魯諱之義亦有直辭而無所隱者學者疑其說焉或謂外大惡内小惡則諱之又曰過甚不可掩則直辭而無所隱總其實不然春秋定一王之法立萬世之公言也豈故私内而略外哉聖人之於魯父母之國也有君親之道焉賢臣善則稱其君孝子不揚父之惡所以教天下之為忠孝也是故魯有不

善接於外則諱之非外所與者則弗諱也丹楹刻桷喪昏逆祀凡此之類非外所與者也奔而曰孫弒而曰薨見侵伐而繫之鄙殺大夫而名曰刺凡此之類接於外者也所以謂諱國惡為禮者以尊尊親親為政也今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而執其卿平邱之會晉侯不使公盟而執其卿有國之辱大矣其接於外多矣而春秋不之諱者自勢觀之晉制魯命魯臣僕之不若衆人以為辱由義觀之晉用讒慝絶兄弟之

好魯雖屈於一時必伸於萬世君子以為榮春秋辨榮辱之境於是乎在此固非淺智所可及也然則何為諱之哉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十八晉欒盈復入于曲沃二十三襄

魚石之入也楚子納之欒盈之入也齊侯納之而皆不曰納何也石援大國之民伐取其地盈率故邑之甲晝入其都是皆欲亡其國者也諸侯之納罪人非

道也然而亦未必欲亡其國也人臣藉外之勢以入
非順也然而未必欲亡其國也今二子之入實有亡
宗國之心也若但曰納而已則其罪不彰故以復入
書也楚子顯伐而取彭城齊侯潛載而寘曲沃故異
辭也春秋明善惡之實舍其迹而論其心故天下不
可以是非罔自迹而觀二子之入他國納之有心而
察首戎稱亂已實為之是故不以外納為文而以復
入正其罪此亂臣賊子之所以懼也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十八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襄元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襄二戍鄭虎牢十

魚石之入彭城彭城未去宋也故不言宋於是楚取以封魚石則彭城非宋有矣而曰宋彭城者明不與楚也且不使叛人得據其地也諸侯之城虎牢虎牢已去鄭也故不言鄭於是鄭人請服則虎牢復為鄭

有矣鄭再從楚虎牢宜不繫之鄭而曰鄭虎牢者言終與鄭也且不使外裔閒中國也夫楚取宋地以封叛臣中國之所當攘也故彭城未嘗去宋鄭脅於兵以從楚中國之所當援也故虎牢終以與鄭晉悼公尊周室而誅叛亂援中國而赦脅從比於義而不貪其利雖桓文未能過此晉所以復覇鄭所以卒服於晉而楚所以不能與之爭有由也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鄭人所以數叛晉

者以晉與楚爭而虐用之故也南蒯以費叛季孫命見費人執之冶區夫曰若寒者衣之飢者食之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以威怒費人無歸不歸南氏將焉入矣戊虎牢之明年晉為亳北之盟蕭魚之會諸侯悅從而後楚人卒服信乎德之可以來遠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訓卷六

宋 張大亨 撰

襄公

公會單子晉侯云云已未同盟於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三公會晉侯云云於溴梁戊寅大夫盟十六叔孫豹會晉趙武云云於宋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二十七

雞澤之會諸侯已盟而陳袁僑至晉悼公又使大夫

盟之故名叔孫豹以及諸侯之大夫大夫承命也溴梁之會齊高厚不服晉平公與諸侯皆在而不盟荀偃使諸侯之大夫盟之故略稱大夫而不名大夫專命也宋之會視溴梁則君不見視雞澤則君不命故録諸侯之大夫而黜叔孫之族此三者所以正君臣之分明治亂之本亦所以顯悼公之霸平公之弱也然而宋之會趙武以弭兵息民為心盛德之舉也當是時雖晉主夏盟寔無文悼之霸德執政者糾合諸

侯之臣以成此功俾四海之民十年無兵革之禍聖人有取焉於是録諸侯之大夫以示有功黜叔孫之族以明專命舉一物而善惡具焉賞罰行焉孔子曰不以兵革管仲之力也又孟子曰爾何曽比予於管仲聖人之於人與奪抑揚義盖如此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五公會晉侯云云吴人鄫人於戚五莒人滅鄫六

魯侯請屬鄫於晉是盖欲以鄫爲附庸也附庸者天

子所以陪有功諸侯之封也魯非有功所不應得晉非天子所不應命然鄫以莒難將恃外以存其國而不知自屬於大邦上不能爲太王之避狄下不能爲紀季之附齊身辱國卑而不救於滅亡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巫爲鄫世子則既誓於王矣當以皮帛繼子男不當與魯卿同辭今以其爲魯屬也故其君當魯卿其世子序魯卿之下其大夫序吳人之下然鄫雖諸夏以非成國吳雖夷狄以知慕義辭不會雞澤聽諸侯之好

是乃春秋所為升黜也

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卒五冬季孫宿如晉六八月仲孫蔑卒十九正月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二十八月仲孫速卒二十三

春仲孫羯帥師侵齊二十四

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已則或殯或葬或卒哭而至事君迫以金革之事必不得已則既練而行之君子猶以為不即人心是故在上者重奪人之親而在已者亦不奪親此忠孝並行之道也今此三

臣者皆未練而從政又皆代其父爲卿非廹於時君之命亦非悉有金革之事而居之不疑是所謂以喪從利者是所謂世卿者然春秋之世如此類衆矣獨舉三臣者以其秉弱君執國命並時相踵而世不以爲非最害教之尤者也不沒其實然乃不見譏貶此之謂志而晦

公會晉侯云云於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七　葬鄭僖公八

晉楚爭陳鄭僖公有從中國之志而不勝其權臣見弑於途而以疾赴於會晉悼公欲合諸侯以救陳聞鄭伯死不能爲之討賊而受其偽赴之辭故春秋變文以示義僖四年許穆公卒於師昭二十五宋元公卒於曲棘皆不變文曰鄭伯如會言有從中國之志也未見諸侯卒於鄵言諸侯未有明其志者也賊未討而書葬言諸侯遂不復正其死也伯者所以代天子治諸侯也君欲從中國臣欲叛而弑之又自掩其惡以欺侯伯侯伯安受其欺不

能明死君之志破賊臣之謀則諸侯何賴焉欲其不貳難矣（是後齊陳鄫莒皆貳）此陳侯所以逃歸也然則鄭之臣子何以不受其責（爲書葬故）曰春秋方以大義督伯者則鄭罪在所略其後雖殺子駟而名之曰盜則臣子之責亦莫可逃也

作三軍（十一）舍中軍（昭五）

左氏稱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此與周大司馬官制軍之數合然魯之始封固大國也後浸削小不

得同次國之列而僖公之頌曰公徒三萬則當時似
亦三軍矣或謂僖頌多侈辭故學者弗之據焉至襄
公始作三軍三軍同謂之作則魯之軍制前此特未
定也昭公舍中軍則惟二而已叔孫穆子曰諸侯有
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信斯言則魯豈惟不可三
軍自不當有軍也國而無軍何以為國今宜以周官
左氏為正夫春秋之世諸侯僭差先王制軍之法無
復存者晉初以一軍為侯莊十六獻公益之為二閔二文

公既作三軍僖二十七又作三行二十八浸擬於天子後自知其非乃損爲五三十一襄公又舍其二文六而景公又作六軍成三○按景公下原本缺二字今補正數歲之後罷新上下軍而猶與舊爲四十三至悼公復伯然後一遵古制襄十四

晉主夏盟所以承天子令諸侯者也已則不度何以服人故雖爲彊伯而終不能至於王道有以也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於亳城北四月公

會晉侯宋公同前九國伐鄭九月會於蕭魚十一

亳北之盟先會而後盟春秋之常蕭魚之會先會而後會何也夫二扈之盟文十五十七晉靈公與諸侯討宋齊之罪皆以賂還於是鄭伯以晉爲不足與而受盟於楚晉復不知務德而徒以力爭五十年間晉楚爭鄭日尋干戈民以困苦悼公既立始用荀罃趙武魏絳之賢謀所以息民者勤施而節用行之期年晉以復霸故亳北之盟救災患卹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有

癸邱之遺風焉於是鄭將服矣而未果也逮蕭魚之會納斥候禁侵掠赦鄭囚禮而歸之以告於諸侯諸侯皆從鄭乃卒服而楚遂不能與之爭是以春秋貴之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靈公失道諸侯叛之凡五十年而後定悼公修德行之期年而彊敵服由此觀之伯王成敗之效豈不昭昭也哉

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

曹人云云會吳於向十四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云云伐秦十四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於戚十四諸侯之大夫一歲為此三會國各一人三與會乎曰以傳考之則若一人三與以經考之則未必然也傳以公孫蠆三見去向之會伐秦之役崔杼華閱不書以惰也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以攝也是直以一人偏與此三會耳然崔華之再惰也不書北宮括

之中攝也書之則華閱豈亦惰而終攝邪且三會之間魯晉衛嘗更人矣豈此三國獨不一人三與邪春秋紀先王之法皆天下後世治亂之所繫者也兩會之是非向為吳謀楚戚為衛立剽伐秦之善否報櫟之怨經既具之矣一夫得失未有害於大體者聖人豈顧屑屑邪諸侯世子大國在公侯之下小國在子男之下諸侯之卿在世子之下諸侯之大夫在命卿之下由先王以來未之改也世衰王道闇而霸國彊班列之高下輙以

意升黜之晉悼之興欲加禮諸侯奬成霸業諸侯之世子卿大夫惟以國之大小為次不復守先王之常是故會向伐秦雖齊宋非卿猶列命卿之上聖人不刋其失所以懲其過也悼公既没伐許之役十六宋人乃序衛甯殖下由此知惟悼公之世為善夫卿貶稱人固春秋之常也然聖人所以為天下後世法者豈拘拘於一定之繩約至其不通則又遷就而曲為之說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學者所當深考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八

圍齊之役晉爲魯討而春秋曰同圍以爲諸侯皆不義齊乎則邾莒亦當病魯矣以爲諸侯皆睦於晉而貳於齊乎則滕薛小邾既屬齊矣何以謂之同圍同圍者猶同盟也以其有異故欲同之耳夫悼公修德於初則能服衡行之楚其季德衰則不能制弱主之

齊而況平公初立未能繼先公之業遽爲溴梁之盟以求諸侯豈能得志哉書所謂商億兆離周十人同盖言同之難也有武王之聖卒文之伐功然後孟津之會不期而至者八百是知有德則人不約而同德之不建則雖刼以威武結以盟誓不可得而一也孟子曰人心之所同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又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晉之不競宜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十六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十八晉人執邾子取邾田自漷水十九

傳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桓文之霸所謂大國也桓執鄭詹陳轅濤塗文執曹伯衛侯所謂以力假仁者當二君之世諸侯服從既没而叛者起非心悅誠服故也楚武王爲盂之會執宋公靈王爲申之會執徐子則又恃力而爲不仁者諸侯即叛宜哉晉悼公之初脩德以求霸功

十五年閻南服吴楚北獲陳鄭杞宋浸浸於桓文矣然身未及没而齊衛𨚍莒已不受令平公嗣立執其君據其地威之以兵然後僅勝由此觀之以德以力行仁假仁之異豈不信哉然則爲天下國家者欲長世保民無思不服非明於王道何以致之

齊侯環卒十九晉士匄帥師侵齊至榖聞齊侯卒乃還十九

諸侯之喪同姓臨於廟異姓臨於外且有弔禭賵贈之禮所以卹禍災致輯睦先王之典也春秋之世因

其有喪而被以兵者衆矣僖十八宋伐齊宣四成七楚伐鄭襄二晉侵鄭哀十晉侵齊甚則至於滅其國昭八楚滅陳十一滅蔡楚不足道也而晉主夏盟亦復爲之當時君臣莫有顧先王之典者獨士匄知之不卒其事而還故春秋正其辭焉盖善之也夫匄不請於君不爲專命者凡將受師不受命凡使受命不受辭苟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於境外可也况納其君於禮其安且利孰大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二十

君子之謀國也必審其力察其勢揆其時三者可矣然後度其義義雖可爲而三者不可君子弗輕爲也夫蔡之事楚殆將百年矣楚不與中國交兵者甫十年耳二子見其稍爲晉下也則欲伸百年之辱改而從晉此所謂義雖可爲而三者不可也故燮之死履之出衆人矜其志之弗就而君子罪其謀之不滅楚既憾之而晉不能救卒亡其國哀哉

二十一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

奔昭五黑肱以濫來奔三十一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言奔亡者當大蒐而去之所以造周也楚文王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言隱盜所得與之同罪所以封汝也三臣竊邑叛其君而之魯魯之義當拒而不受今也貪其不義之地而庇其不令之臣犯隣國之所忌拂天下之所惡人誰與之然則魯之削也宜矣晉趙武治齊烏餘之罪而諸侯睦魯納三叛人而季氏亂陽虎賊可不戒哉

晉欒盈出奔楚二十一　公會晉侯齊侯云云於商任二十一
公會晉侯齊侯云云於沙隨二十二　晉欒盈復入於晉入
於曲沃二十三　晉人殺欒盈二十三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欒盈之罪不及於
國而范氏之怒本以其私至於勤諸侯作盟會以錮
之盈得衆心而外不容於諸侯内不復其國邑逆亂
之謀自是而作蓋疾之已甚之過也故君子謂欒氏
之惡成於兩會之錮幾至亡國由晉人作不順施不

怨耳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自古操國者依勢作威倚法以削鮮不敝此如漢王允不赦郭汜唐盧攜不容黄巢其禍釁之極至於天下板蕩而不可復捄可不慎乎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二十二

古之為贄者卿執羔大夫執鴈欲其羣而不黨也追舒之昵觀起異於是矣以楚國之力而除一大夫之嬖臣顧豈難哉而康王始則泣之與人之子圖其父

終則殺之轘其黨於四境由威柄失於上而刑誅不足以馭下故也夫威柄既立則責譙足以折姦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以盡姦臣之罪其怨毒所鍾遂發於靈王之世楚之不亡者幸而已矣後之人其監於兹

晉欒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二十三 鄭良霄自許入於鄭三十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昭二十一

春秋志人君自外而入有其國則曰入於某國許叔齊小

白是未得其國而居其竟内則曰入於某地鄭之櫟衛之夷儀是

今此數子人臣也自外入而欲取其國故亦以入於國言之盈敗而再據曲沃以抗内華向即其都邑之里以從外故盈不言叛而華向不再言入也夫魚石欒盈良霄其罪一也然霄既入國而盜其庫甲以為亂二子未入已阻兵而圖其國是故二子獨蒙復入之惡也春秋之作固以亂臣賊子為憂者也均賊亂也而情有淺深罪有大小聖人每致察焉然後人不

得以誕謾惑矣

晉人殺欒盈三十二 鄭人殺良霄三十

二子見殺於其國不稱大夫似爲他國所誅何也齊慶封陳孔奐是 說者謂既奔失位自外而入非復晉鄭之卿也夫卿違從大夫之位況以罪出則又降而愈卑卑則不通於春秋其復見者皆反國而復其位者也公孫敖之類是 二子非卿則其死似不當志而春秋志之何哉

蓋春秋於簒弑禍逆之人或奪其爵位或黜其世族

絶之於衆庶也陳佗州吁無知之類是矣二子之入盗兵以伐國殄衆以危君事雖未成而禍心已發故聖人原意而定誅與嘗簒逆者其文一施之傳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况已然者乎

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六　晉人執衛甯喜二十六　衛殺其大夫甯喜二十七

春秋之義君父一道臣子一理爲天下君父天下皆臣子也爲一國君父一國皆臣子也爲一家君父一

家皆臣子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衎既君衛則甯殖為衎之臣子殖既逐衎而立剽則剽為殖之君父也殖之君父是亦喜之君父也殖之悔也以逐衎為非臣子之義也徒知逐衎為非臣子之義不知巳亦剽之臣子也喜之從父也以背殖為逆君父之命也徒知背殖為逆君父之命不知剽亦巳之君父也大臣國體也安可不明乎春秋之義不明乎春秋之義則不知君臣父子之理不知君臣父子之理則何以體

國今殖與喜徇一已之私欲而忘天下之通道至陷乎大惡而不自知由此其故也歟

公在楚二十九 公在乾侯昭三十三十一三十二

春秋内中國而外夷狄内已國而外他國公在楚不以夷狄外公也公在乾侯不以他國外公也前此公適他國踰年者多矣居於鄆次於乾侯亦踰年者多矣於今乃始志其所在者自中國言之則他國非外也故前此適他國居於鄆次於乾侯雖踰年不書以

中國道也自巳國言之鄆内也乾侯外也鄆潰矣公不復居國中矣故在乾侯踰年則書之以巳國道也始也季氏雖叛有鄆以居公猶未失國也今也鄆復叛而公越在晉野失國者也既失國矣而聖人乃因正月以存之是不亡公也不亡公者不與季氏出公也此尊君抑臣勸忠沮亂之道也

宋災三十宋伯姬卒三十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三十

國女嫁為君夫人其歸出卒葬固有先王之常典焉

不以愛故厚不以疏故薄使施者無德色受者無愧辭然後謂之禮今共姬之没自父母國言之則為可矜自夫子國言之則為可尚可矜者喪致其哀可也可尚者國紀其善可也又安得越禮徇情瀆先王之常典乎然則愛之適所以累之也

昭公

楚子麇卒元　楚公子比出奔晉元

此弒也以卒赴於諸侯春秋亦從其偽而志之何也

夫臣弑君子弑父雖悖於禮猶以君臣父子道也麋之不能為公子圍之君猶圍之不能臣於麋也國人知之矣大臣知之矣隣國知之矣而麋不自知也是豈直辨之不早而已乎故國之殺麋不以君臣道也如盜殺不稱弑君然則豈不便於亂臣賊子哉曰麋不以弑而死圍不以弑君而立絶其君臣之義是不使圍得以麋為君也夫人臣而不得以其君為君則其罪固不容誅矣

取鄆元 取鄫四 取闞三十二

取邑不繫之國者魯故邑也成十六公待於鄆襄四年魯屬鄫二十五年叔孫如闞後為他國所有今復得之故不外繫焉詩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於申秋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四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為理也義也理義人心之所同

盖不待驅而後從也舍中國而從荆楚豈人心之所欲哉廹不得已耳申之會楚靈不修德而求諸侯畏楚之彊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衛曹邾至伐吴之役則中國諸侯皆去所從惟楚之屬耳人心向背斷可知也夫中國不競然後荆楚得以肆其志有天下國家者茍知自彊於理義以固人心其憂不我從邪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八 夏陳侯溺卒 八 楚人

執陳行人於徵師殺之八陳公子留出奔鄭八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八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八殺陳孔奐八葬陳哀公八

楚觀從納公子比而靈王縊春秋謂比弒其君昭十三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縊春秋不謂留弒君何也比之立無君者也靈雖不縊亦不與比並存是靈之死由比也招之立留因君之𤸇也且君有命哀雖不縊亦不可以君國是哀之死不以留也君臣之

閒死生之際善惡之嫌賞罰之别大矣聖人所以正其名而盡其辭也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十二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哀二

鄭伯之入櫟桓十五衛侯之入夷儀襄二十五其國有君而已無兵衆又無大國霸者之助故獨得一邑而居之今北燕伯假大國之威蒯聵假霸者之權大夫帥師而不能納之於其國何哉夫燕伯欲以嬖寵間大臣蒯

瞶欲使家臣害其母此二君之罪也然而燕大臣專禄以出其君衛侯輙據位以拒其父悖君臣父子之道此固可以理誅而義討也以魯季孫之彊而畏荀躒之詰以曹負芻之虐而懼子臧之去使齊晉之大夫總二君而臨之以兵曰爾何故出其君爾何故拒其父則燕衛之亂臣賊子將死亡之不暇何有不能納之於其國哉故春秋獨於此二者稱大夫帥師以納之所以正其罪也

叔弓帥師圍費三十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十定

庶其牟夷黑肱三叛人以地來奔雖賤書名南蒯陽虎二叛臣以地適齊賤而不書何也三叛人國臣也竊其國邑以來來而我受之終不義也故名之所以播其惡也二叛臣家臣也竊其家邑以出出而外弗受不終其惡也巳而費叛南氏讙不助虎祁棽逐蒯而歸費齊人執虎而歸讙是内無失地之辱外無納叛之嫌故不書其名所以息其亂也聖人之於人其

與奪抑揚無所苟也懲惡勸善歸於當而已矣

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於乾谿十三齊陽生入於齊二陳乞弒其君荼哀六

春秋書弒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為必以禍所從發為主所以誅其意也觀從召子比而靈王死陳乞召陽生而孺子荼死乞蒙弒君之惡而從乃委罪于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弒之也乞大臣也齊巳有君而又外

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彊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弑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為君則孺子荼安所置哉故春秋别嫌明微不以其迹似而同其誅非天下之至公孰能與於此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十三

有王命然後得以君國有父命然後得以嗣世古之制也陳蔡為楚靈王所滅平王不以天子之命而輙

封之春秋亦與其爵何也陳招之殺適蔡般之弑父
稽先王之制行天吏之職者當致辟焉靈王懷惡而
討非天吏矣取以為縣非王制矣故有王者作則二
國雖有罪其滅在所可興而其絶可繼也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振而起之聖
人與焉平王是也何謂與實與而文不與也以其實
與故二國得以其爵歸歸者存其國之義也以文不
與故二侯以名書名者不待天子之命也孔子曰興

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使平王充是心以加諸彼則朝諸侯一天下猶反手耳

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二十二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二十二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二天王入於成周二十六

或曰京師或曰王室或曰王城或曰成周何也京師者別下國之稱也王室者別外朝之稱也王城者別郊甸之稱也成周者臨天下之稱也由下國而指王都

則以衆大言之由弟兄爭鬩則以王室言之由郊甸而歸則以王城言之由入據正統而遂臨天下則以成周言之王室亂者亂不及外也入於王城者得其國而未正其位也至入於成周則遂正其位矣成周猶宗周也以天下之法宗於武王則謂之宗周以天下之法成於成王則謂之成周猛雖繼立而未踰年兄弟方爭而勢未定藉晉之力趣能歸國而已未能正位也逮晉納敬王然後居成周而臨天下

王子猛卒 二十二

先君未葬未踰年嗣子稱子某魯子般子野陳公子留蔡世子友是也先君既葬未踰年嗣子稱子子卒衛子是也今景王既葬矣王子猛未踰年當稱子而春秋猶名之何也猛嗣位而出奔雖有當立之義而未能自定也未能自定則未成乎王矣以有當立之義故其出奔謂之居猶之天王也以未成乎王故其奔其卒皆名之猶之王子諸侯也此所以謹名分也

公孫於齊次於陽州二十五齊侯唁公於野井二十五公如晉次於乾侯二十八公至自乾侯居於鄆二十九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二十九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三十一

凡奔皆寓其國以求庇陽州齊魯之竟公去國而次於是非地也凡唁皆造其所居以致弔野井未至乎陽州齊惡遠而止於是非唁也公自晉還而以乾侯至知公不受於晉也荀躒唁公而先會季氏於適歷

知志不在公也齊鄰國也所以啗公如是未足道也晉覇國也所以處魯如是非救患分災討亂扶衰之道也盖當是時晉公室卑知范韓魏方争又安肯為魯討季氏乎記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偪諸侯陪臣脅大夫其所由來者漸矣

宋公佐卒于曲棘二十五

諸侯没於國竟内不地地者故也鄭之鄵楚之乾谿是也宋公卒於曲棘亦地何也宋公欲納公而患無

霸者之權大國之威也故如晉而請之非要譽於諸侯求德於魯君也有敖順去逆之心遏惡靖亂之志激於義而發於誠耳而殞諸途故春秋録之所以罪齊晉失方伯連率之職無大國字小之義而哀宋公有其志而弗遂也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懲惡而勸善之旨也

齊侯取鄆 二十五　公圍成 二十六　公會齊侯云云於鄟陵 二十六（）按經公會齊侯云云於鄟陵乃昭公二十六年事原本誤作十年今改正　晉士鞅云云會

於扈二十七

晉會諸侯於夷儀取以居衛侯諸侯莫敢弗從者趙武方爲政故也齊圍鄆取以居公又爲之用師於成會諸侯於鄟陵晉亦會諸侯之大夫於扈欲納公而卒不能勝季氏者范鞅方爲政故也武之相其國也以義鞅之相其國也以利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然則鞅非後其君何哉此叔孫婼所以歎諸侯

無霸之害也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元

春秋十有二公雖篡奪而立者於其首年必皆以王正加之所以明受之天子而承以從事有國之大端不可以邪正異也獨定公不書正月傳以謂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然則隱桓閔宣之際宜如何哉夫定公之初昭失位而沒於外是無國者也定踰半歲而

後即位是未有國者也正月者天子所以班之邦國也昭無國可受定未有國可承故闕而不書也不然則隱閔之終桓宣之始豈不列於二公邪然則昭失位八年其無國久矣而五書王正月至此乃獨不書何哉曰昭之出也季氏雖主其祭而君實在焉固當受王正而行之昭公没而定未立於是魯始無君無君則何以承天子之正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元

即位有二先君旣殯天子七日諸侯五日而嗣子立是即當喪之位也踰年朝廟改元踐阼以臨臣民是即繼世之位也當喪雖即位未成乎君必踰年然後君道正此有天下國家之所同也如昭定之際則有異焉昭薨於外踰年始殯而嗣子立是失當喪即位之禮矣定雖踰年必待旣殯而後即位是失繼世即位之禮矣晉厲公之死悼公自外而入立非嗣子也辛巳朝於廟乙酉即位於朝雖五日之制然受之宗

廟而不受之先君此變之正也定公不知出此故春秋詳其日月以見其失焉所謂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者此類是也

從祀先公八

春秋之志祀事或曰郊或曰禘或曰烝或曰嘗必正其名也或曰於太廟或曰於某宮或曰於某公必指其所也今此但曰從祀先公而已以傳考之十月禘於僖宮然而不書者以陽虎矯擧之是反正而非其

實求私欲而不出於公也是以聖人略之夫祀者國之大事宗廟者人之大倫也而亂臣賊子得以專其廢舉處其升降此以見公室之削三家之徹而國命制於陪臣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十宋公之弟辰曁仲佗石𤺓出奔陳十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𤺓公子地自陳入於蕭以叛十一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四十

弟以義從兄者也兄為不義則當涕泣而道之愛之

至也臣以道事君者也君為不道則當反覆而諫之敬之至也今辰惡其兄而挾大臣以違之佗彄溺其黨而叛君父以從之賊兄弟君臣之義春秋之所誅也然辰與佗彄其初出欲以要君使改過非得已也故曰暨既而專邑以畔上則所謂得已而不已者故曰及春秋原心定罪之旨也

公會齊侯於夾谷十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二十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二十 公圍成二十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又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夫以魯之削介於盛大之齊至於富彊之三家其日久矣而一用仲尼則能使齊人歸其侵疆三家墮其私邑豈他術哉理義而已矣理義由賢者出人之心同然也其或至於不能化者行之不篤示之不明故也然則為天下國家者知以理義導之其憂不我從哉

劉卷卒　四　葬劉文公　四

春秋記王臣之卒尹氏則稱其官而不名劉卷則名之而不爵何也尹氏王之公宰也尊於諸侯而體於天子故生與卒皆不名猶周書命君陳伯冏則名之命畢公則不名也劉卷内諸侯也雖世其禄不得世其爵故生則稱爵禄所視也死則已焉名欲正也然則内諸侯卒何以亦赴葬何以亦稱公曰赴卒而會葬非王臣之禮既窆而稱公非王制之義聖人訓天

下後世以法為分以情為文如是而已矣

公至自圍成二十

圍外之邑則各繫其國自圍之則否惟昭二十三晉人圍郊以子朝在郊故若圍國公出境則書至在境中則否春秋之常也今三家之邑數叛費郈則卿帥師圍之成則公再駕焉不出於境而書至何也夫三家之疆其邑固足以偶國非魯侯所能討也三邑之宰其彊固足以敵主非三子所能討也故費郈至於用師如敵國也成至於

書至如境外也此以見陪臣悖而大夫弱都邑盛而
公室卑也所謂三桓之子孫微者此類是矣
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十三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
叛十三晉趙鞅歸於晉十三
叛人不再見於春秋絕之也鞅之復見何也鞅保其
邑以違荀范之難非叛也然荀范之難由巳而發巳
之邑由君所授今不自歸於君而背國以弃邑恃邑
以立敵非叛而何故春秋謂鞅為叛所以誅其迹不

遂絶之所以明其心也趙盾許止之弑鞅之叛聖人不惡其名之亂寔盖以爲事君行已之大戒耳

哀公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元

春秋惡滅人之國而善其能興滅者楚靈王滅陳蔡昭八十一而平王興之昭十三鄭滅許定六而楚昭王興之陳蔡既復而歸則名其君許既復則不名何也陳蔡之取滅也有罪賊殺其親也鳥獸其行也斷以周法

則正之滅之宜也平王不請於天子而封之二君無天子之命而受之是以名其君也許之見滅也無罪鄭因楚敗而肆其貪也馮弱而犯寡也斷以周法則在所告也昭王雖不請於天子而復之許男雖無天子之命而受之然稽許之義則不當滅也故不名也此懲惡而勸善之法也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三

春秋書圍外之邑則各繫其國自圍之則否今齊圍

衛之戚而不繫之衛者主曼姑故也主曼姑則何以齊為兵首以曼姑之義不可圍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衛輒據父之國以拒父悖於道矣父居其邑而已圍之僭於弑矣曼姑既不能止而又從之曾具臣之不若夫不知而作其罪小知其不可而為之其罪大曼姑使齊首兵非不知也故春秋暴其惡而

誅焉

公伐邾以邾子益來七歸邾子益於邾八

諸侯及卿大夫去國而歸或曰歸於某或曰自某歸或曰歸自某蓋未有言歸之者此獨曰歸邾子益于邾何也魯之入邾其始不量巳力乘其無備而克之其終也不能保又畏吳之伐而歸之入之不為討罪歸之不為赦過有討赦之名而無其情干王略而怒彊國魯之不亡者幸而已矣故春秋變文以示貶焉

齊侯陽生卒十葬齊悼公十

此弒也以卒葬赴於諸侯春秋亦從而書之不復正其實何也悼公之立非齊人之志非衆大夫之謀也陳乞詐其國人誣其大夫而刼立之雖殺孺子誅鮑牧大夫國人猶莫之肯君也悼公之死若遂以弒君之責加齊人齊人有辭矣夫以一人之私意詐力立妄人以為君而遂使國人任臣子之責豈不便於亂臣賊子哉是故楚君弒而卒之者不使圍君麇也陽

生弑而卒之者不使陽生臣國人也此垂世立教之大法也

孟子卒二十

人未嘗無過也智者能知之仁者能改之不知以是為過者不智也知而不能改者不仁也然事固有既過而後知雖知而不及改者君子察之昭公是也公生十九年而猶有童心不知呉之不可娶而娶焉是不智也夫既娶矣後雖知其過弗可改已當是時大

臣不能匡救國人不以為非而昭公乃知避其名不敢命於天子是猶能改也故孔子以為知禮而春秋不遂正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十三

說者謂吳欲霸諸侯以尊天王自去其僭號故春秋進而子之是不然吳之稱子前此矣襄十二定四特於會盟未有稱之者耳盂之會楚始子也黃池之會吳始子也蓋言其盛足以偕中國諸侯之列也然春秋猶

不使先晉宋也逮晉德衰然後楚靈合諸侯於申而為之首伐吴之役中國弗與焉並昭四年以明晉楚諸國迭為盛衰在德而不在衆使有天下國家者以是為鑑也

西狩獲麟十四

狩言地不地非狩也狩不言獲言獲非狩也非狩而曰狩為獲麟書也夫鳳麟之出聖王作興之象也有若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聖人之於民類

也故鳳鳥不至仲尼歎吾道之將已今麟出於魯雖不得其時有以知聖道之將行也然明王不興天下無宗已者於是作春秋以明堯舜三王之道而寓諸君卿大夫行事之間使後有王者起知取法於此則吾道其憂不行邪然則聖人之意止於是而已矣

春秋通訓後敘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文皆史也其所載皆齊桓晉文之事也聖人作經獨有取於春秋之義而不及乘與檮杌何也乘以賞善為主乘也者君子之器故也檮杌以罰惡為主檮杌也者四凶之一故也是皆人之所為也命有德討有罪天之威也煖然為春者其溫厚之氣也凄然為秋者其肅殺之氣也聖人行賞所以類天之溫厚明罰所以類天之肅殺蓋文王之造周與周

公之授魯如斯而已者也堯舜三代之君居天之位可以致天之威故施於政事被於臣民者率與天合而不違也周衰王者之迹熄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陪臣肆善惡不本於至公而賞罰悉自其私意善人懼焉淫人怙焉仲尼無位以致天威而恐堯舜三代之道將墜於地後有王者起無以取法為天下患也是故因魯史之名以寓賞罰之寔一本諸天不參人偽然後足以矯枉而歸正盖亦文王周公之志也然春秋之為書也文雖

直而義深事若簡而理盡自聖人未殁門人高弟已不能措辭於其間况後之儒者欲執其所見以窺測於數千百載之下邪視諸儒之見謂公穀傳經察於左氏左氏凡例不通衆說而啖助趙陸之書皆以例為主至其不合則依仿遷就以通之或一事析為數科如宣十五年秋冬之或衆科束為一例如書卒葬之類是致經之大旨蕪没不彰聖所垂訓乖離失當而其書動盈編帙俾後學病其多老師畏其難此道幾於熄矣殊不知去例以求經略徵

文而視大體之為要且易也予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其初蓋嘗作五體例宗十許卷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郎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未可輕論也他日予復於先生曰郎明凡例與公穀無殊用以考經率多不合而獨謂之識此經之用亦信矣乎先生曰郎明因事發凡不專為經是以或合或否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諸侯甏於會

加一等之類　其書盖依經以比事即事以顯義不專為例是以或言或不言夫惟如是故能倫先王之志為經世之法以訓天下後世又曷常拘於繩約中哉且邱明之書與六經孔孟合者十常八九如元凱輔虞有窮亂夏桓文譎正之事臧孫要君之迹九合之會葵邱之盟若符契之相為表裏何為而不可信乎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見其彷彿以義視事以事求經曲而通之觸類而長之然後聖人之意坦然矣是故通訓之作事與經同

則引事以釋經例與義合則假例以明義經雖不同而事同則相從例雖不合而義合則相比庶幾經非空言例非執一所謂去例以求經略徵文而視大體者後之君子其尚有取於斯焉崇寧元年二月三日敘